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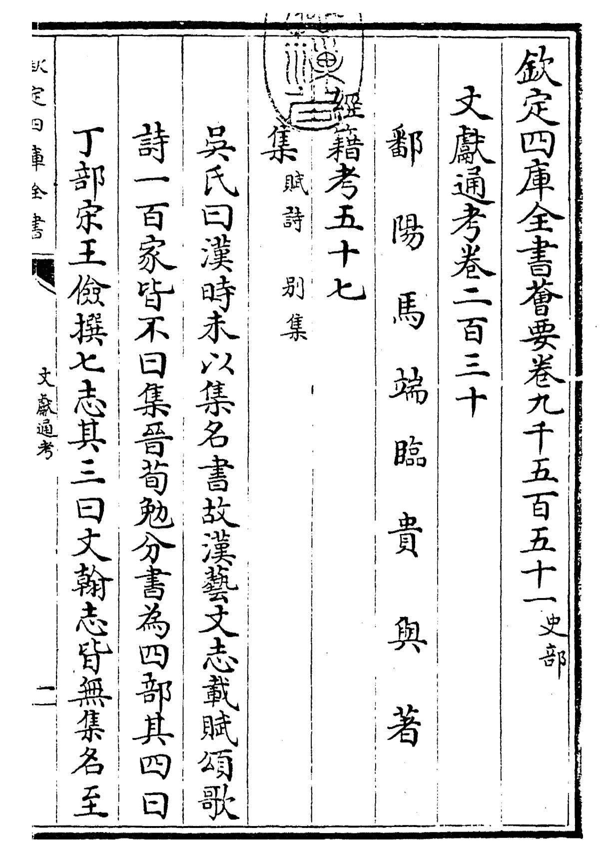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七

集 賦詩 別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荀勉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

梁阮孝緒為七録始有文集録隋經籍志遂以荀況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刱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成也盖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為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効制為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

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鼂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槩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别而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彚分之曰文章流别後世

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冦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他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録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為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

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右例言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耑古端字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緒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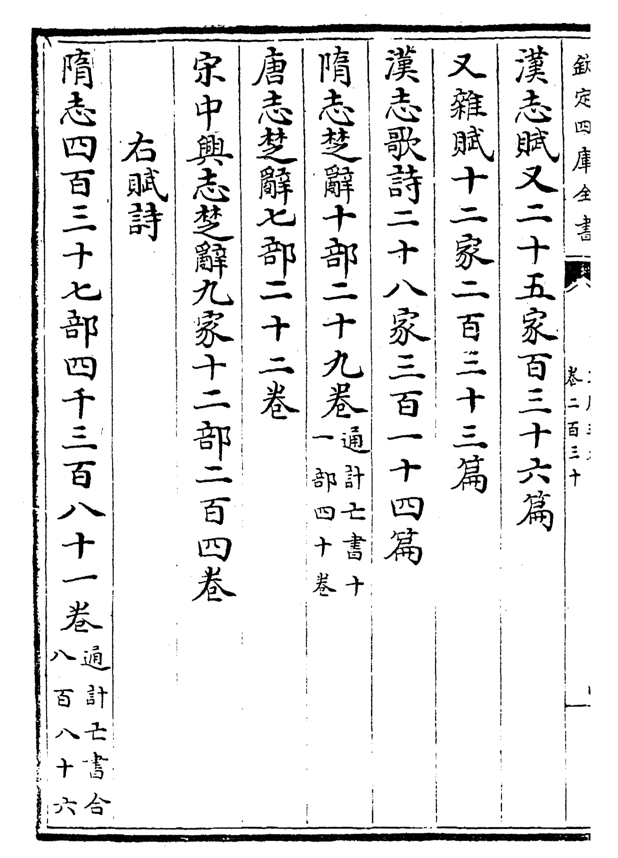
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人後代為文辭之人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謡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

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為楚辭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卷

唐志楚辭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辭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右賦詩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

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

失姓名一家玄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家五千一十二卷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五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卷

楚辭十七卷

鼂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譖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

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

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為九然則謂大招為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為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有蔣之翰跋云鼂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與祖又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始詳矣

楚辭釋文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虙德祖其篇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䰟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懐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䰟九懐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

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

序云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鼂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辯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録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

予東莱少恊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隠九懐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説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

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之後攄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䰟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

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録故去之又頗删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録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

原盖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
而不廹也
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旣集續楚辭又擇其餘
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
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
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
係其姓於祖云所録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

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賦

以反賈誼揚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辯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為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辯證所以袪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為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

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絶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為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托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有訓傳而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嗚呼偉矣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强為呻吟者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
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
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
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
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
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彜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辭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

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予於

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語録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為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

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觧意却不貫　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刋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録以晁氏所集録續變二書刋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為此書固主為辭而亦不得不兼取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

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凄凉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

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
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眷眷而不能忘者
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
棄不録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
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
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
之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
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

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絶道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鼂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

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為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永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

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昆侖歷閬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辭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黄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

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既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説之之序附以今序别為一卷目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辭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

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録出者

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

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録今本乃於漢書及文

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

今惟録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其泯没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歌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揚子雲集五卷

鼂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緝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抵皆録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桉宋王而下五家皆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録崇文總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盖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録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箴一卷

鼂氏曰揚雄撰今廣德所刋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鼂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刖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録

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録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

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辯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鼂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

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録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别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財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邪而文帝典論則

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鼂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為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為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

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

曹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鼂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

羣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遠晉帝輔

政為從事中郎後求為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晁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嵇字之上志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鼂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為司空為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温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册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稱册祝哀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鼂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原内史

陸雲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兄機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

節者末卷劉府君誄尤多訛未有别本可以是正

陶靖節集十卷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為州祭酒桓玄簒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条其軍事未幾

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顔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録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

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
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
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黄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
不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
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

斥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輙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遠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録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来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来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

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凉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為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盖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絶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毁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無出出則為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為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録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悦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為晉恭帝哀詞盖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

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托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懐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

憤然猶亂以庚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
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
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
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
言本志少説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
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禄
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鼂氏曰宋鮑照明逺也上黨人世祖以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項鎮荆州照為參軍子項敗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為文帝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倘見於他書乎

陳氏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為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為昭且

云上黨人非也

謝惠連集五卷

鼂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鼂氏曰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祏黨譖害之朓少學

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隷尤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来無此詩也文選所録朓詩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刋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邨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黄初遠矣

唐子西語録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恵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恵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

無垩目無膜爾鼻無垩斤將曷運目無膜篦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瑑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娱人游子澹忘歸𤣥暉詩如春草秋更緑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隂孔稚圭德璋撰北山移

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有文集百卷今所存者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為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録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

吳均集三卷

鼂氏曰梁吳均叔庠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拔

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吳舊題誤曰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陽周興嗣輩詩固已知其非筠文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為奉朝請則知為均也無疑吳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鼂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為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為前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閒名人詩文之行於世者往往美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鼂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

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為散騎

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滕王逌序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為首冠

陰鏗集一卷

鼂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

祖使賦安樂宫校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盖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稽聖賦三卷

陳氏曰北齊黄門侍郎瑯琊顔之推撰其孫師古註盖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為李淳風註

右别集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八

集 別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太宗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

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

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效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他亦多有非太宗文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皐子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

仲淹之弟也仕隋為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吏焦革善釀求為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為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皐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為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為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為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錬曲

盡清玄真閑逺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黄花吐方知素節回映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

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盛

師友之門恩誼暖熱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

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耶

鼂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耕

東皐自號東皐子唐書以為隱逸集有吕才序稱

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辯一座盡傾以

為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

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楊烱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烱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辭齊名海内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烱自謂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説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後信愧盧前謙也

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才對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為諸王闘雞檄高宗怒斥出府父為交趾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之腹藳有劉允濟序

盧照鄰幽憂子集十卷

鼂氏曰唐盧照鄰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

官隱具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

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巳獨儒武后尚法巳獨

黄老后封嵩山聘賢士巳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

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鼂氏曰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

貶臨海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

佐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

亡不知所之後宗之問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為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郗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郗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勑搜訪又有四五本卷數亦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而遁本傳亦言敗而亡命不知所終與蜀序合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為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宫三十六之類時號算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盖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

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遊觀之美而滕王閣獨

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蘇頲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三年進士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府胄曹玄宗時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四年同紫微黄門平章事頲幼敏悟

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後與張説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頲序事外為文章韓休為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鼂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名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歷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縣令叚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

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来稱是選而不怍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黄門侍郎盧藏用為序又有别傳繫之卷末子昂死時才四十二為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

詇於孽后之朝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冲澹之音一掃六代之纖弱超於黄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瑶樹安得

釆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卧觀物化悠悠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已行釆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瑶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

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遊八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絶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

其他文則不脱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

王楊沈宋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

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

不作則不特稱其詩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

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與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

雖美而陳之於牝朝則非所宜史贊所謂薦珪璧

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鼂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名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

不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鼂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恊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嘗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悦帝還賜牙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黄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問詩以為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妙也謫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来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為

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一卷

鼂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恃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張説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

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嘗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家有燕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鼂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

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烱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没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注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鼂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文獻九齡風度醖籍幼善屬文立

宗朝知制誥雅為帝知為相諤諤有大臣節及貶
荆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
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
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
撰行狀呂溫撰真讚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
及贈司徒勑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
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狀神

道碑諡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鼂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禄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别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廸同賦各二十絶句集中又有與廸書畧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踈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静嘿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雉

朝雖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廸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别圃維後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鼂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入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

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擿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垜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

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羲集五卷

鼂氏曰唐儲光羲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嘗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禄山偽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鼂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祕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

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鼂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鼂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

縣尉會有為之辨者除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鍜鍊權德輿嘗謂為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雜文一卷

顔真卿文一卷

鼂氏曰唐顔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為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為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楊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禄山李希烈廢斥者以至

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為乃爾者蓋天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為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剛刻於永嘉為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

知何據元剛復為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為附録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温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録其子孫有登科者

原父劉氏序畧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祇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況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殁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

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十卷

鼂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年中第為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節度崔圓授揚州功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

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頴士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閤士和盛推頴士文章以為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頴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墻姦田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頴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栁并為序潁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不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鼂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祕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𤣥宗臨幸浩然

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為三卷今併為一又有天寶中韋縚序

嚴從中黄子三卷

鼂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為著作郎春宮侍讀集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黄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為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鼂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氷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氷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

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廹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盖史誤也予按杜

甫詩亦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為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史為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為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儁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氷所録也今按陽氷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

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别收歌詩十卷校勘為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賛頌等亦為十卷號為别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十卷為雜著首載陽氷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為完善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

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裒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邪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

復有矣

南豐曽氏序畧曰白以汙永王璘事長流夜郎㑹赦得釋如潯陽金陵徘徊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氷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録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詳焉

潁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者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

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他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

摹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是做選詩夔州諸詩不然也

岑參集十卷

鼂氏曰唐岑參南陽人文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

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叅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絶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埴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碓序

李嘉祐詩二卷

晁氏曰唐李嘉祐别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祕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

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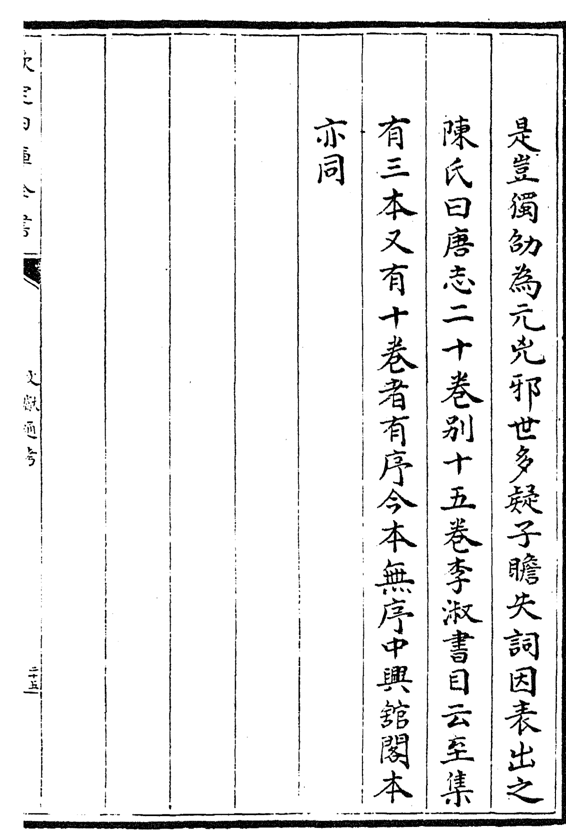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鼂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鼂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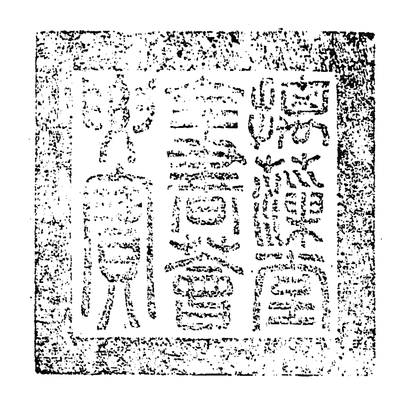
傳位冊既進稾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大典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歷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邯鄲淑家本蕕弁編次常仲孺為之序以墓銘序碑列於后今亡其半矣蕕子瞻嘗作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劭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誥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



是豈獨劬為元兇邪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淑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胡金石